



# 西部拾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 ①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协会 编

2003年1月

#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

主 编:张柏楷

责任编辑:张 淳 薛法先 曹 林  
郭玉琳 李 笑 宋师孔

准印证号:宁新出管字[2002]第 706 号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

#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

准印证号：宁新出管字[2002]第706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K

字数：120千 印张：5

印数：00001—00650册 2003年1月出版

银川鑫林印刷厂印刷

# 开 篇 絮 语

张柏楷

在新世纪第三个春天到来的时候，由我区老新闻工作者撰写、老新协编印的第一本回忆录：《西部拓荒》同大家见面了。

这是部分会员用心奋力写下的平凡而又值得回味的经历片断。这本集子虽薄，文章篇幅大多不长，但却是作者付出青春、汗水甚至有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历经磨难得来的，是极为珍贵的人生启示录，希望能给后来者以启迪。

唐代才子王勃在他的杰作《滕王阁序》中写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大家撰写的这本回忆录中不难看出，作者们虽然大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仍然不改热爱人民新闻事业的“青云之志”，其思想的开阔、感情的执着、精神的昂扬、文思的敏锐、笔力的老到，充分显示出一代老报人、老广电人“老当益壮”的心态和风貌。

15年前，江泽民同志在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老新闻工作者经历丰富、广见博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是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强调，老新闻工作者对广大年轻新闻工作者有一个传帮带任务，要让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好传统、好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光大，

他相信“协会成立以后，老同志必将大有作为。”正是本着这一讲话精神，我们编印了这本回忆录，还将继续征集稿件，把这件事办下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以经常的活动和多种方式，继续为宁夏新闻事业的发展进步，竭尽所能，奉献余热。

在征集编印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有幸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本届协会成立伊始，就刊发征文启事，各位理事和顾问不辞辛劳地挥毫著文并为约稿四处联络，终于使这项工作如期完成。上届老新协主席李廷凡同志，为回忆录的选编和经费的筹措给予积极关注，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特别要感谢自治区财政厅和邓炎辉厅长的热心帮助，他们对老新闻工作者的关心和理解令人感动。“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本回忆录的面世，的确凝结了大家的心血和汗水，投入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相信下一次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因而渴望有更多的会员来参与。希望大家来动笔，记下值得回味的往事，记下几十年新闻工作的风风雨雨，记下自己亲历的时代风云，记下笔耕中的苦与乐，为我们无愧无悔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再加一把火，再干一件有益的事。

欣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谨以此册回忆录，作为献给党的一份小小礼物吧！

(2002年12月)

# 目 录

(以年龄排序)

小草的情思 .....	苏佩(1)
但开风气不为师 .....	张溥(6)
心上的白玉兰 .....	陆明(12)
宁夏电台的第一次录音报道 .....	孙道珍(16)
在宁夏创业的难忘岁月 .....	胡传斌(19)
独解其乐之忆 .....	沙荻(24)
甘为农民鼓与呼 .....	熊第注(28)
山区采访札记.....	杨玉林(32)
宁夏电台初建的日子.....	蔺法先(36)
三访韦州抒新篇.....	咸兆瑞(41)
碎语旧日琐事.....	毛戈(47)
第一声台号.....	彭玉真(51)
记者生涯片断.....	王洪仙(56)
我与《宁夏日报》.....	刘弘毅(60)
一同跨进新闻摄影的门槛.....	张柏楷(64)
回眸一笑.....	白永超(67)
红河苍松春常在.....	胡海珍(73)

- 难忘的往事 ..... 米寿世 (78)  
抹不掉的记忆 ..... 李笑 (83)  
批评稿与记者内心的自我批评 ..... 黄身受 (88)  
星期天的一次采访 ..... 王庆同 (93)  
我很幸运 ..... 阎毓棠 (96)  
漫漫山路无限情 ..... 张润 (100)  
初访西海固 ..... 宋师孔 (104)  
宁夏译制片二三事 ..... 李树德 (109)  
开办蒙古语节目 ..... 王淋己 (116)  
飞吧,小燕子! ..... 关德利 (119)  
窗口·阵地·财富 ..... 罗大芬 (125)  
三十年前的文艺广播 ..... 刘忠信 (130)  
我的梦想 我的追求 ..... 肖鸣 (134)  
播音间内外的苦与乐 ..... 马兰 (138)  
无穷忆思话“第一” ..... 刘镇岳 (143)  
我和广播的不解之缘 ..... 穆书淮 (148)

# 小草的情思

苏 佩



满族，中共党员，1923年5月生，北京市人，1945年10月参加工作，历任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副组长，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机要秘书、财务出纳，永宁县广播站播音员，1983年离休。

回顾我80年的人生历程，觉得自己只是一颗小草，在妆点江山大地回春中起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也曾与森林山川一起，承受过严寒和风雪侵袭。

我是满族，童年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度过，按旗人习俗，女孩不上学。我只跟叔叔学过诗文、篆刻、京戏，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后来家里日益困窘，房子越住越小，父亲带全家到烟台求职，病死在小客栈里。幸好遇上烟台第一次解放，在妈妈坚定支持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先后参军。1945年10月我到山东解放区山东大学文艺系学习，参加了山大文工团，从此展开了我生命新的一页。

文工团团员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尽管大家来到解放区的动机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为人民共和国建功立业！1945年冬天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山东解放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我们在严峻的现实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48年初，经过长途行军，在寿光县附近宿营时，我感到很

不舒服,只觉得上下不通气,难受得一夜光翻身。天亮了又要行军,我连坐也坐不起来了。医务人员量体温,已经烧到 40 度,只得把我留给后面的卫生院。我一到卫生院就昏迷了,醒过来时据说是第五天了。后来才知道我患的是肠梗阻,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卫生院把视如珍宝的三支盘尼西林给我打上了。盘尼西林是宋庆龄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地下党几番周折冒着极大风险送到解放区的。卫生院领导见我病情实在危急,才决定给我注射,救活了我。我的生命完全是党给的。

1948 年秋,我调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最初当播音员,电台设在山东临朐县程各庄,这年 9 月迁入济南。12 月,孤身一人留在烟台做小工、当保姆的妈妈和我联系上了,来到济南。两位台长(周新武、苗力沉)为她接风,请到大华饭庄吃饭,送她当时最好的飞马牌香烟,年轻人见了她也都叫妈!革命队伍真是亲如一家。

1949 年元月接上级通知,让我参加接管上海电台。期间,我播送了大量配合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文件、社论,包括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播出主持了刚在战场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将领王耀武、霍守义等的讲话和大量国民党俘虏官兵的家信。我和全台工作人员在紧张兴奋的气氛中工作,忘记了日夜,忘记了疲劳。

一天晚上,我在播出前准备稿子时,觉得嗓子咸咸的,连着吐了几口血。眼看播音时间到了,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拿起稿子就进了播音间。播音时,血不停地往嗓子眼涌,我只好播几句,关一下机器,吐一口,接着再播。后来其他播音员发现了,把我换下来。这件事叫领导吃惊,派人给我买梨、煮鸡蛋,叫我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得很仔细,当医生知道我还在工作时,现出难以置信的样子说:你的肺病、心脏病都很严重,必须休息!问我要不

要开个证明？我说不要，给点药就行了。我回到电台没告诉任何人，接着又投入了南下准备工作。因为我知道我把情况一说，领导一定不会让我走了。我要吐痰时有意背着大家，痰里总带着血，一直吐到上海，一天也没有休息。

1949年5月初，我们过了长江，在丹阳郊外住了20多天，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学习《入城守则》、《约法八章》。5月25日晚从丹阳到南翔，26日，夜宿上海西郊交通大学。27日清晨，我们换上新军装，这套草绿色细布军装发下已久，舍不得穿，现在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我们左袖缝上上海军管会臂章，神采奕奕。周新武同志领着我们坐车到当时在大西路的上海台，立即召开大会，宣读军管的命令，交待政策，说明注意事项。一方面安排有播音任务的夏之平同志和我到附近吃点东西，准备播音。我们在静安寺附近小吃店吃馄饨，只听得围观的群众中有人小声说：“看，解放军女兵！”播出前，周新武同志嘱咐：广播代表党和政府、解放军的声音，如果播错，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次播音，夏之平同志播送上海解放公告，有打印材料，我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的第一次新闻，是手写的直播稿。我反覆细看稿件，琢磨语气，全神贯注，只觉得面前除了几张稿纸，其它什么都没有，好像连我自己都不存在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上海市50万市民集会游行。我们播音组除留两人在电台，都到会场转播大会实况，我在大会主席台上值班。游行开始，群众以12路纵队通过主席台前，陈毅同志等首长，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招手鼓掌，不坐下来，我站在边上也不停地鼓掌。中午传来空袭消息，陈毅同志命淞沪警备区首长下令停止游行，那位首长说的是外地口音，群众听不懂，队伍还在走，锣鼓还在敲。这时，陈市长命播音员代讲，我马上走到话筒前传达命令：要大家原地坐下，停敲锣鼓，卷起红旗和横幅，我讲了三遍，队伍按我说的坐好了，会场马上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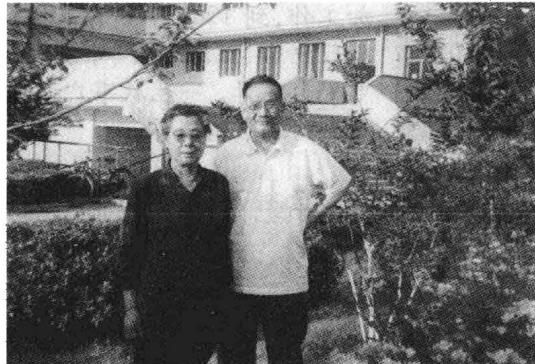
悄悄。过了一会，警报解除，我再用话筒宣布游行开始，马上又一片欢腾。这次集会游行从 10 月 1 日上午 9 点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 5 点最后一支游行队伍通过主席台前，才宣布结束。这天我从早晨 6 点到会场，一直站到晚上 12 点才回电台，实在累得不行，接着就病倒了。

1958 年 9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宁夏台的建立在人员配备上作了全力支援。全台人员自愿报名支援宁夏，选定 95 人从台长、副台长到编辑、记者，从播音、录音到行政、门卫整个建制地配置，组成一支完整的广播电台工作队伍。组织安排我带了 95 人的档案来到大西北。在宁夏台我任机要秘书，负责机要文件的管理使用、档案材料的保管和资料积累等工作。1959 年冬，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和爱人陆明于 1957 年元月结婚。1958 年 9 月，他不幸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并株连及我。1961 年反右倾运动中，说我同情右派，被开除出党。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撕心裂肺般的打击！党和我血肉相连，说我反党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对党对新中国的感情是谁也夺不走的！1962 年我调到永宁县广播站当广播员兼出纳。我看到农民为收听广播，喇叭坏了送来修理，因为站上人手少，有的农民远道而来，几次也拿不到修好的喇叭，就主动学习修理技术，为农民修喇叭。我到广播站几年从没迟播过，经常做一些不是份内的事，站长对人说：“苏佩来广播站我省了不少心。”

1979 年末，我的错案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原来级别。陆明错划右派也得到改正。1983 年两人同时离休，1984 年，陆明在 60 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为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高兴！在革命和建设的大背景中，我不过是一棵小草，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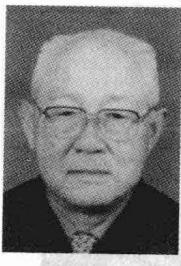
东、上海、宁夏，由于党的阳光雨露哺育，把我从一个无知文化不高的满族女孩，培养成一名人民的广播工作者。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愧。



苏佩与陆明一对恩爱患难夫妻

# 但开风气不为师

张 溥



江西省临川县人，1924年6月生，194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8月参加工作，到1985年8月离休，先后任厦门电台、上海电台、宁夏电台、宁夏电视台编辑。一生从事广播文艺和电视剧的编录制工作。

和风送暖，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我思潮起伏，拈出七律一首：

好梦低回忆旧时，长随他人做嫁衣。  
穿针引线图新意，裁剪张罗织秀姿。  
著作繁荣容貌老，华章焕彩鬓毛衰。  
可观霓裳飞天舞，但开风气不为师。

下面就以诗之末句为题，写下我的片断回忆。

1981年11月6日，宁夏广电局党组决定把我从电台文艺组调到电视台节目组任组长，负责电视剧的制作。到电视台不出20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在电视台召开了全区电视剧创作座谈会，这是繁荣电视剧创作的一次动员会，更是我适得其时的学习会。会后收到各种题材的电视剧本130多件，为开拓创作提供了资源。

我们全组十来位编导摄人员，同心协力，日以继夜地研读剧本。经研究初步拟定了六七部文学本加工、提高的编导计划。

具体剧目如《喜从何来》、《瀚海长虹》(后改为《妈妈，莫流泪……》)、《山林的女儿》、《这些兵》、《梅凌雪》等等。

《喜从何来》是本区作者蒋振邦、朱正安创作的。它以揭露宁夏农村变相买卖婚姻为中心，展现了老辈所受的残害、青年一代摆脱束缚争得了婚姻自由和幸福的情景。《瀚海长虹》的作者取材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科学实验站，反映了科学工作者和回汉群众在艰苦条件下治理沙漠、与天斗与人斗的奉献精神。这两部文学本都取材于宁夏地区，有鲜明的生活特色、地方特色，剧本的基础都很好，符合我编辑思想上对题材的选择。为了让这两部戏站起来，有关编导帮助作者深化主题、刻画人物、充实情节，加强戏剧冲突。我反复和作者探讨磋商，彼此认同的，便一处一处地改，一遍一遍地改。《喜从何来》文学本定稿批准后(当时都得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送到导演手上，他在写分镜头剧本时，又重新修改加工。这历程就像在演戏，后浪推前浪，步步推进，我也跟着转。说是编辑，其实动嘴多、动笔少。这工作按我的体会就是“扶植”二字。

《瀚海长虹》的改动比较大。我们把戏的背景延伸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治沙固沙，保证包兰铁路通车。剧名也改为《妈妈，莫流泪……》。100年前，罗丹就说过，“艺术即感情”。我们想通过人物的感情波澜把戏调动起来。由于作者当时已离开宁夏，我们拟定30条意见，由唐泽萍、丁力两位编辑去泰州一中和作者面商。一边商量，一边修改，反反复复修改了20多天，然后把初稿带回来再研究、再修改，最后交给导演二度创作、写分镜头剧本。

在修改《喜》、《妈》两剧直到投入摄制的前后七八个月时间里，我还陪同其他编导分头组织《山林的女儿》、《这些兵》、《梅凌雪》等文学本的讨论、研究、再修改，最后定稿送审。不厌其烦的编辑工作，虽无惊人之笔，却也含辛茹苦。文学本完成后，

又得建立剧组，参与制片工作，有的戏还亲自担任剧务或制片主任。剧务和制片干个啥，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先把导演请好，再陪着导演物色演员，请美工师，请服装、化装、道具等人员。人马齐备，再选场地开拍。这大队人马吃、住、行，我都得管，事多得应接不暇。我有点书生气，对此毫无门道，办事极不精明，全凭一腔热情，从早忙到晚都应付不过来。这工作按我的体会，也就是两个字“服务”。

大家辛苦一年，汗没白流。1982年11月12日，《宁夏日报》报道：我区录制电视剧成绩显著。今年已录制完成4部，3部已被央视选中向全国播送，还有一部即将完成，另外两部也将进入后期制作。全年录制的电视剧是以往三年总和的一倍半。全台一年录制完成10部电视剧的成果，使我台在全国第一届“大众电视奖”、第二届“繁荣电视剧奖”的授奖大会上获得“电视剧丰收奖”。当我从领奖台前走回座位时，邻座两位兄弟台的台长（其中一位还是我大学同学的丈夫）异口同声说：“你们台的条件并不好，一年竟拍了10部，不容易。”我想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句话：“艰苦奋斗，但开风气不为师。”

1983年开始，我台在开拓进取的基础上重新迈步。全组编导人员继续拼搏，推出另一批新的电视剧剧目。其中《马本斋传奇》、《月照梨花湾》、《山丹丹开花……》都是取材于各个历史时期回族人民绚丽多彩的斗争和生活。

《马本斋传奇》的创作始于1982年。马国超同志在出版长篇小说《马本斋》之后，征得我台同意，着手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我从阅读小说起步，参与编辑工作。这次改编看似驾轻就熟，其实困难不少。24年前里坡主演的电影《马本斋》，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已经风靡全国。现在要再创作电视剧，必须另辟蹊径。经研究商讨，作者按传记体裁写出《马本斋的青年时代》（6集）。我们觉得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还可以放开

来写。1984年初，台领导决定由白永超同志接手改编。我们两人外出北京、河北收集资料，采访回民支队老战士、老首长，特别是得到当时回民支队领导人之一、时任空军副政委刘世昌同志的大力支持，召开了多次的创作座谈会。老白早起晚睡，创作修改，并把原剧名改为《马本斋传奇》，先完成了前3集并在北京定稿。所谓定稿也就是得到以刘世昌同志为首的在京回民支队老战士、老首长的首肯。多少个黎明静悄悄，盼到这次首肯，真使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时我们从空军招待所直奔朝阳门一家酒店，准备一醉方休，无奈我俩杯啤酒下肚，已经兴奋得晕头转向。老白当时说，我们又一次为他人做嫁衣裳，值得。他乘兴续写后3集。在写分镜头时，我们还一道去上海，请老艺术家舒适指导。这部戏，是我台当年花费时间最长、花费气力最大、制作集数最多（6集）的一部戏。1986年播出后，获首届大西北优秀电视剧奖、连续剧奖（不分等级）。

《月照梨花湾》是本区回族青年作家查舜的中篇小说，再由他改编成电视剧。我们多次到他家乡采访，协助他深入掘取生活素材，突出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其中特别是对剧中女主人公的塑造，我们感到不一般化、很不错。但又希望进一步从她的心理状态、民族性格、生活习俗和长期所受到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中，通过艺术形象进一步突出她的独特性。作家是以自己家庭为原型，创作源泉丰富。他和我们的合作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通过几次的修改补充，加工润色，文学本很快审定批准，投入了拍摄。

《山丹丹开花……》写的是六盘山区一个回族穷山沟创办乡镇企业的故事。编导是我们台里的白永超同志，剧本系他和银川市文联赵玉如同志合力创作。改革浪潮冲击着全国人民，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心灵。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向旧的思想观念、生活秩序和旧习势力发起了挑战。改

革与保守、文明与愚昧、前进和落后的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主调。他们在采访中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微妙的变化和矛盾冲突进行创作，我认为这个设想极好。在创作修改、充实完善的过程中，作为编辑，我随时与之同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赵玉如在运用回族口语包括宗教用语方面，给我很深印象。这部电视剧播出后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单本剧二等奖。

在参与上述3部电视剧的文学编辑工作中，我觉得自己不全然是个编辑角色，而是多了一份“赏析”的心情，即陶渊明《移居》诗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心情。我对这些创作的改编，感触比较深。1989年8月在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电视艺术经验交流会上，我以《努力创作富有民族特点的电视剧》为题，评价了这3部戏从回族生活中取材、从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并运用切合内容的民族形式所创作出来的艺术成就。（该文于同年12月刊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研究部编印的《电视艺术研究参考》第6辑）。

1984年以后，我参与电视剧《壮丽的征途》（后改名《塞上烽火》）文学本的编辑和部分拍摄工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友会策划并由我台和甘肃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电视剧《不了情》，文学本几经易人，最后是沙荻和我分头执笔重新改编定稿。这是我参与文学编辑动笔最多的一次。夏练三伏，挥汗如雨。我二人“闭门造车”，苦战了近一个月。真乃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最后连个“来将通名，不斩无名之将”这样的话也没有留下半句。

更意味深长的是参与我区文史专家高树瑜创作的电视剧《西夏王朝》（后改名《贺兰雪》）的文学编辑工作。为了看懂作家的作品，进入角色，能参加意见，我从西夏史看到了辽史、宋